

知食

饥不择食 时不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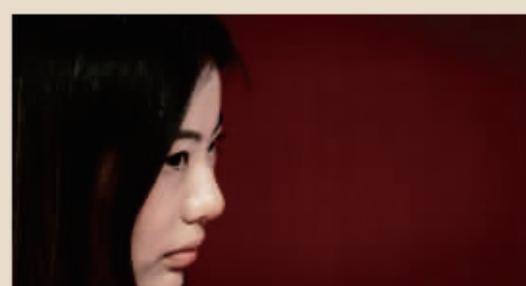
薛冰还记得，1983年，他在大字庙的欣赏翡翠包子出炉的流程，“把青菜剁碎，烫到半熟，用麻油拌起来。香喷喷的。包子反要做得很好，放进蒸笼，热气一冲上来，这包子就已经熟了。中间的馅料不容易过多地加热。这过程很快，里头的菜就趁热保持青绿青绿。油一出来，皮变得透明，从包子的皮外面看到里面绿油油的。‘翡翠包子’，就是如此得名的。”那是薛冰在南京的几十年中，最好的美食记忆之一。



特写

蒋方舟·那个女孩

年少成名的好处之一是早早习惯人们关注和质疑的目光。蒋方舟已经学会说叛自己。《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出版后，她大获书评，看到有人说“3岁是大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她说，忽然松了一口气。聪慧如蒋方舟，怎会看不正自己的位置，多年的勉励也令她心中有了底气，从容应对大才与普通人的区别。



城市·文化·生活

《现代画报》
新刊上市

推介

敬请关注
九月下旬刊

现代 画报

MODERN
EDGE

常州：不寻常的江东之州

虽为常州，但这座城市从来不是一个寻常之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早在唐朝，常州便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诗人贺知章有云：“江东之州，常州为大”。

常州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非常之州，在于其文化底蕴。常州自古“以不文为耻”；知识分子志在经世致用，杜诗称其“儒风蔚然东南冠”，便是常州崇文重教的体现。因此，常州才能诞生出以常州学派、常州画派领衔的诸多拥有全国影响的学派群体。一条百年青果巷，至今仍是常州文气的见证，尤其为人称道的是这里走出了三位语言大家，主张文字改革的瞿秋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以及“现代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文人们给了常州底蕴，也给了常州一种特立独行的抱负。知识分子期望改变国家命运，而常州的老商人们则希望能够改变经济格局。对于常州而言，“苏锡常”所代表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已经不能满足这个时代对于文化、生态、环保、互联网+等各个领域的新要求。因此在政府层面，除了以传统的制造业作为基石，创意文化产业也成为如今常州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常州市委、市政府全面整合常州软件园、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和环球恐龙城等相关资源成立的创意产业专题园区，形成了一种文化与科技的完美结合，既带动了创意产业发展，也使得常州的文化旅游有了更大的外延。

赵元任的一首《叫我如何不想她》虽看起来是情歌，但也是故土之情。对于普通常州人而言，最值得骄傲的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底蕴和底蕴，而是常州那种独有的味道。有形的味道当属计无数大厨异乡仍无比怀念的常州小吃，大麻糕、四喜汤团、豆腐汤、麻油面，尤其四喜汤团，让刘海粟先生一直惦念。而无形的常州味道，则是常州人那谦谦君子、温情脉脉、包容接纳的性格。

旅行

荒野之城
重新发现隐秘古城

行进在旅途中，很多时候其实是踩在时间的碎片上。因为每一条你不经意间回望过的小路，每一片你为了躲避而抚摸过的破墙，都或多或少沾染着来自过去的印象。先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为何来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喜欢问这些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也正是因为没有谁能真正给出答案，才让我们爱上了对古镇古城、历史遗迹的探索。除了这些早已人尽皆知的古迹，在世界的某些角落，还安静地伫立着不少曾经辉煌一时，最终一日覆没的失落之城。

空间

密室里的一杯威士忌

《毛诗序》有云：“《南山有台》，乐得贤也。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很多人不知道南京南台巷因此而得名。在安静的社区的街道里闲逛，沿街的一些小商户和三三两两散步的居民，不想却在街的尽头邂逅了一处“小隐于野，大隐于市”的私密空间。在这这么一间“密室”里，品一杯威士忌成了一件技术活。

红人

任贤齐 存在感

我们坐下来和任贤齐聊了小半天，虽然他一直在讲他的新片新计划新想法，但我们会发现这个“老男人”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守旧的人，他还是那个性格、那个做派、那个无公害气质，换言之，虽然他这么多年身上新增了那么多角色，但这些都没把他变成另一个“老齐”，他还是那个“小齐”，在这个迭代时代，他有点以不变应万变的意思。大家认识任贤齐很久了，很多人都在追寻这种“存在感”，但能做到的其实很少，大多数人早已不在场，但任贤齐，可以说一直在场。

